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書補注

(二)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

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晉灼曰即固始也師

古曰後改爲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補注劉攽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爲句先謙曰前漢陽夏固始爲兩縣並屬淮陽國後漢併固始入陽夏故續志云陽夏有固陵聚胡三省通鑑注引徐廣云固陵在陽夏也在今陳州府太康縣西

不會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

補注錢大昭曰塹南監本闕本皆作塹先謙曰官本作塹

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

楚兵且破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王啟原曰地理志周地下云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則分地是主置域言當如師古此音扶問反也此紀下言捐地以

許兩人則當如三家分知氏之比割地以與信越分當如字

其不至固宜

師古曰理宜然也

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

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

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

師古曰因信自請爲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

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呂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

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曰北至穀城，皆曰王彭越。師古曰：睢音雖。從陳、曰東、傅海，與齊王信。師古曰：傅

讀曰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曰許兩人。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

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漢亦遣人誘楚大司

馬周殷、般畔楚，曰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卽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郡作都舒。廬江縣在今廬州府廬江縣西百二十里。舉九江兵迎

黥布，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補注〕先謙曰：城父，沛郡縣，今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九里城父村。隨劉賈皆會。〔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隨下有

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案隨何無戰功，不當列劉賈之上。疑史何字本衍文，但謂殷、布、隨、劉賈及信、越等來會耳。項籍傳：周殷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此隨劉賈義同。賈傳：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佐字與隨義亦合，皆其證。隨下不當有何字明矣。閩本遇因。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師古曰：洨，音衡交反。〔補注〕先謙曰：續志：洨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羽夜聞漢軍四面

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之歌，猶言吳歎越吟耳。若以雞鳴爲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知盡得

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曰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九江縣。〔補注〕先謙曰：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

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

之堅守。故呂魯公葬羽於穀城。

師古曰。卽濟北穀城。〔補注〕先謙曰。以魯公三字。語意不完。公下當有號字。而此奪之。史記有號字。項羽傳亦云。以魯公號。皆其證。本志東郡臨邑下云。葬曰穀城亭。續志穀城下云。春

秋時小穀。劉注有項羽冢。先謙案。據葬名亭之義。是穀城在前漢爲臨邑屬地。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北。水經濟水注云。城西北三里有項王之冢。牛許毀壞。石碣尙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謬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

漢王

爲發葬。〔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喪。是。

哭臨而去。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補注〕錢大昭曰。四人射陽侯劉

繹。平皋侯劉它。桃安侯劉襄也。其一人漢表未聞。史記作元武侯。

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

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爲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早亡。追諡之。

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

師古曰。更改也。

王淮北。都

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

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衆也。下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建城侯不見於越傳。惟史記高紀四年五年兩作建城侯。成城同字。

常呂

少擊衆。數破楚軍。其呂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

曰音弋庶反。〔補注〕劉敞曰與讀曰歟助辭王念孫曰文紀朕之不明與嘉之如瀉注與發聲也。〔四字師古刪去據史記集解引補〕案如解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爲歟詳文紀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曰下

如瀉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章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補注〕劉敞曰予案說文漢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死

刑之名也

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

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爲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

之番君是以曰故

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

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博物志云漢承秦羣臣上言皆曰昧死言王莽篡位篡

法古去昧死改稽首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後書律厯志補注引蔡邕戊邊上章曰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此可徵王莽改制中興後遂沿之也

大王陛下

應劭曰陛下陞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

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升作外周壽昌曰高祖尙未卽眞故稱大王時上皇帝尊號故稱陛下

先時秦爲亡道

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曰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

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

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爲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

大

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

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宣於後世也

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

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補注〕先謙曰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目處之哉諸侯

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曰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

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目道之。〔補注〕先謙曰言非稱頌所能盡。居帝位甚實

宜願大王曰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爲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爲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曰爲便於天下之

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邑名。謹擇

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數劍反〔補注〕先

謙曰濟水注蒗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汜水汜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滄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於蒗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即帝位於定陶汜水之陽汜水之名於是乎在矣。尊王后曰皇

后。〔補注〕周壽昌曰通鑑尊作更西漢年紀從之案此臣下共尊之不比繼世後由帝詔立后不妨作尊。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嫗曰昭靈夫人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

天子獨稱之。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呂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

呂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呂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

臣瓚曰茂

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補注〕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之先謙曰豫章屬英布見布傳劉說是也象郡桂林南海屬趙佗虛封芮下文所謂南方三郡也桂林秦郡元鼎六年入漢爲鬱林郡又分蒼梧合浦二郡南粵傳可據顏以爲非鬱林蓋誤

社稷不得血食

師古曰祭者尙血腥故曰血食也〔補注〕先謙曰亡諸詳閩粵傳

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呂佐滅秦

如淳曰閩音緝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

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補注〕錢大昕曰古人讀文如民禹貢岷山史記夏紀作汶山後漢有汶山郡亦因岷山得名

項羽廢而弗立今呂爲閩粵王王閩

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

〔補注〕王啟原曰定陶爲濟陰郡治續志濟陰郡雒陽東八百里帝卽位定陶於洛陽爲東也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

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宋祁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先謙曰諸侯子解見下

其歸者半之

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歸者復之

六歲食之一歲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

吏呂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補注〕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告非是王念孫曰辨譚爲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衆民也王莽傳辨社諸侯孟康

注辨布也。師古注辨讀曰班。又云非五威將帥所班。蕭該云班舊作辨。章昭云辨布也。音班。皆其證。《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古文班或爲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顏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民曰飢

餓自賣爲人奴婢者。

〔補注〕何焯曰據此則不獨以罪沒身始爲官奴婢今賣身券契必云口食不周其來遠矣。

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

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級者皆賜爵爲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補注〕劉攽曰子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爲大夫耳。先謙曰此錄

軍功吏卒皆與有罪會赦亦得賜爵詳文義如說是劉說非也。

故大夫曰上賜爵各一級。

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曰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

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曰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

方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方作扶。

又曰七大夫公乘曰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補注〕錢大昭曰賈誼傳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云長爵高爵也。

諸侯子及從軍

歸者。

〔補注〕劉攽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之。周書昌曰案此承宋祁言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竊謂楚子諸侯子楚與各諸侯支屬之從軍者非泛言國人故書子以別之。此加及字愈可證。觀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

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若盡爲諸侯國人當數十萬衆櫟陽一縣何能容也。功臣表樊侯蔡兼以韓家子還定北地。師古云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此足爲諸侯子楚子之一證。先謙曰周說亦通然不必泥楚人曰楚子諸侯人曰諸侯子猶今漢人曰漢子人曰番子耳。

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食君久立。〔補注〕先謙曰謂早立爵者上屬爲句。吏前曾不爲決。師古曰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爲決。甚亡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說作訟是。

師古曰亡謂者失。異日秦民爵公大夫曰上令丞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於事宜不可以訓。

謂揖拜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補注〕先謙曰何取輕爵如此也顏訓非。且法曰有功勞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

付與也。〔補注〕先謙曰法謂法令。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自滿足也〔補注〕先謙曰私取田宅以自盈也。而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背公

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師古曰稱副也。且廉問有不如吾

詔者曰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規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規作頽。帝置酒雒陽南宮。〔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南宮在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

有南北宮沈欽韓云更始自洛陽而西馬奔觸北宮鐵柱門光武幸南宮劫非殿蓋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上曰如淳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徵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徵也。

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徵侯蓋宋人同改史記作列侯。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皆言其情吾所曰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曰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

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郅吉。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補注〕錢大昭曰：漢紀無高起二字，張孟說皆不了。當是衍文。周壽昌曰：漢帝年紀一誓不傳。王陵封安國侯，非信平。高祖功臣表無都武侯起其人，惟南鄭侯起。孝文時以信平君侯，則信平屬之起，而高帝時尙未侯也。又云：魏相、郅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考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引高皇所述書，有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而無臣起。蓋奏事所輯，不止一條。孟注或有據。張云：詔使高官者起，語爲不經也。先謙曰：此條所當闕疑。郅吉下脫奏字。官本有陳浩云：監本魏相、郅吉奏下衍事字，蓋涉於下文奏事而誤也。今從宋本刪之。郅吉依本書當作丙。

陛下嫚而侮人。

師古曰：嫚，易也。讀與慢同。

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言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運籌策帷帳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

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師古曰：填與鎮同。鎮，安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

必取捷。先謙曰：史記、漢紀通鑑與此同。南本不足據。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師古曰：傑，言桀然獨出也。

此吾所言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此所曰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先謙曰：史記有其字。漢紀通鑑依本書刪無害文義。宋說無謂類如此。

初，田橫

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師古曰大者謂

其長率卽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小者下有謂字徒作從

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輅傳

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

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爲流涕發卒二千人呂王禮葬焉

戊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曰問張良良因勸

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卽其日也著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是日車駕入都關中是也櫟陽長安俱是關中是日

但決計入關營造長安宮殿實則仍居櫟陽故至七年二月書自櫟陽徙都長安也周壽昌曰荀紀云於是上卽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加治櫟陽宮四字則七年本紀自櫟陽徙都長安語有根

拜婁敬爲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

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

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

〔補注〕何焯曰荼項氏所置又負殺故主之罪故懼誅最先反先謙曰月表通鑑與此同

史記高紀譌爲十月荀紀在八月

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呂爲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

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

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

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立呂爲燕王使

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補注〕宋祁曰：噲是時未爲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爲相。周壽昌曰：漢初有丞相虛封，猶後世加銜。噲傳：擊陳稀，以將軍遷爲左丞相，後以相國擊盧綰，表均未載。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時，相國之號，在高

帝十一年，而噲先稱之，皆虛封也。酈商傳：遷右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黥布。傳寬傳：以相國代丞相。噲擊陳稀，商寬並未爲相，亦未列表。韓信傳：使爲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先謙曰：史記云：臧荼反，攻下代地。本書刪之，則平代爲無因。通鑑考異至云：時代地無反者，疑噲平代爲誤，固是。溫公偶有不照，亦本書誤刪，有以致之也。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風俗通：利姓也。姓譜：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爲氏。

羽敗，利

幾爲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

而利幾恐反。

師古曰：善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引程大昌雜錄云：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回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補注〕王啟原曰：秦始皇三十二年，壞城郭，故縣邑皆無城，至是復令城之也。漢時，皇后公主食邑雖曰邑，而縣

又自有邑，如高帝沛豐邑人，此縣邑，則非后公主食邑之邑。上文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疑邑卽指此。

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

游雲夢。

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木字，又音莫風反。

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旣安，豪桀有功

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

師古曰：新立言新卽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

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冒其故犯法。

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

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怒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罪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

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補注〕先謙曰史記執信下云是日大赦天下通鑑作因

敕天

田肯賀上曰

〔補注〕王鳴盛曰田肯史記同案隱云漢紀及漢書作宵劉顯云相傳作肯也案郭忠恕佩觿云漢書田肯肯本作宵故誤爲宵耳沈欽韓曰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臻荅梁元帝曰臣家藏舊本

以雌黃改宵字爲肯

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

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多章昭曰

地形險固故能勝人十一字

帶河阻山縣隔千里

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爲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佗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注之下縣字官本作懸是此誤

持戟百

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

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言河山之阻千里而遙非與諸侯縣隔也猶張良云關中沃野千里耳史索隱引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

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先謙案王啟原云墨子經說倍爲二也論語二吾猶不足言倍於徹處說是

地勢便利其目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

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響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度地篇云瓴三尺有十分之三三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案瓴瓴瓴也詩傳暨令適也屋檐寫水者或以板爲之如說誤先謙

曰注響官本作響史集解引如說亦作響則響是誤字

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

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

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

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說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何焯云：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縣，平當以爲鬲津。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

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考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字。景祐刊謄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以爲若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先謙曰：史索隱云：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又引虞喜云：齊得十二，亦如秦得百二，故爲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形勝，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先謙案千里之外。〔補注〕劉敞曰：案文多四字，吳仁傑曰：漢紀作此亦東秦，與刊謄之言脗合。通鑑多采漢索隱說是，十二虞說是。此東西秦也。紀之文，於此乃獨用漢書本語者。案上文敘齊秦形勝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補注〕齊召南曰：此文追敘也。據功臣表：曹參等以十二月甲申封，而淮陰侯之封，直至四月。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

縣。〔補注〕先謙曰韓信徙王楚後爲齊郡。其復曰爲諸侯。師古曰爲國以封諸侯王。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荆地春正

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曰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楊也吳郡本會稽也章昭曰鄆郡今故

鄆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補注〕劉敞曰案地理志東陽鄆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爲吳今此文殊不可曉齊召南曰敞所疑是也但灌嬰傳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又功臣表博陽侯周聚布反定吳郡豈項氏嘗分會稽爲吳及漢定天下復合爲一郡乎敞并疑鄆非秦郡非也漢之丹陽卽秦之鄆郡也何焯曰文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鄆郡義同先謙曰注兩楊字官本並作陽東陽鄆吳並楚漢間所置郡東陽兼有廣陵國臨淮郡地晉志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故臨淮有東陽縣而廣陵國下亦云屬荆也下鄆屬東海秦爲鄆郡地文說非丹楊郡下云故鄆郡不云秦鄆郡自續志以下皆誤爲秦郡齊說亦非餘詳地理志呂碭郡、薛郡、

鄆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鄆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鄆音談〔補注〕劉敞曰鄆亦非秦郡錢大昕曰楚元王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紀有碭郡而傳無之考

地理志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爲梁國梁爲彭越所封楚元不能得之當從傳爲是先謙曰史記云分韓信地爲二國也地理志魯國下云故秦薛郡東海郡治鄆陳勝傳秦嘉等圍東海守於鄆是也楚漢間稱鄆郡壬子、呂雲中、鴈

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呂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

王。〔補注〕劉敞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齊爲臨淄膠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錢大昕曰秦三十六郡無東陽鄆吳鄆及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之名蓋楚漢之際諸侯分王其地各自立郡非秦之舊膠東

濟北項羽所立國名與齊號爲三齊臨淄卽齊都博陽卽濟北王都也曹參傳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蓋田榮並三齊之後以濟北爲郡師古以爲史追書之者非也英布傳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秦時止有九江郡其餘皆楚漢之際所置謂三十六之外皆非郡者真契舟求劍之見也先謙曰月表項羽分三齊更名齊爲臨淄然它處皆稱齊不稱臨淄也膠東濟北二國羽所立而田榮併之博陽濟北王都蓋榮併三齊仍名齊國臨淄膠東濟北博陽皆爲郡而膠西城陽二郡亦於此時分立也 呂

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

〔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今太原府太康縣治

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

〔補注〕周壽昌曰荀紀作

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本書張良傳同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韓信二十八人三之二之誤先謙曰通鑑亦作二十餘人此積畫傳寫之誤

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

上如渚曰復音覆上下有道故謂之覆

〔補注〕先謙曰官本下覆作復是

見諸將往往耦語呂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

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呂天下爲不足用徧封

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呂過失

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

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

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

呂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讀曰促

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

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補注〕沈欽韓曰據此則太公有湯沐邑故置家令漢太子公主並有家令列侯有家丞唐六典家丞凡莊宅田園必審其頃